

# 七律压卷与唐诗审美

孙琴安

新诗百年，佳作不少，至今却没有个评判标准。也曾充当过几次评委，然评诗者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共识。旧诗则不同。不仅高手如林，佳作迭出，而且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诗、词、曲各有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即使在旧诗各体之中，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等也各有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同为绝句，七绝与五绝的评判标准就不相同；同为律诗，五律和七律的评判标准也不相同。后人并根据这些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针对唐代的不同诗体，在每种诗体中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压卷之作”或“第一”。如前人评王维的《桃源行》：“七言古诗，此为第一。”杜甫的《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又被多人推为唐人五古压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过，其中推出数量较多、争论比较激烈的，还是在对唐人七律的推举上。

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拟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严羽不以为然，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宣布：“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到了明代，“前七子”首领何景明又推沈佺期《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香”为唐人七律压卷。鼎足而三。大家争来争去，结果反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摈下，集中在《黄鹤楼》与《独不见》之间争高低。相执不下，又争到杨慎那里讨说法。杨慎是当时的名诗人和名状元，一时未置可否，只好说：“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但“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却顾不得这么多，他在《艺苑卮言》中毫不

客气地说：“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全篇何？”言外之意，二诗在通篇完妥上都不够格，称不上压卷。王世贞非但否定了二诗，还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重新提了出来，又开列了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玉露凋伤”、之七“昆明池水”三篇，以为欲求七律压卷，“当于四章求之”。谁知此话说出不久，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又提出了一首七律压卷，这就是崔颢的《雁门胡儿歌》，以为比“《黄鹤楼》尤为合律……实当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

清人基本上在宋、明推出的七律压卷上争高低，同时也推出了新的七律压卷。如徐增等推杜甫的《秋兴》八首为七律第一，管世铭、浦起龙等又推杜甫的《诸将》五首为压卷，杨伦《杜诗镜铨》甚至认为《诸将》在“《秋兴》之上”。如此一来，杜甫被推七律压卷的票数直线上升，崔颢其次，占二首。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为何多在初盛唐之间？中晚唐七律数量更多，大历十才子，钱、刘、元、白、杜牧、李商隐等笔下都有许多精美七律，语多工妙，脍炙人口，为何不推？这就牵涉到古人对七律诗体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了。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七律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诗体。五律以清空一气、意味深远为上，甚至可以空灵幽淡一些；七律则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为上。姚鼐以为“七言今体句引字除，尤贵气骨”。施补华甚至认为“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

则以小粗犷为下”。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宋人推出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楼》二篇，的确称得上“句引字除”，笔健气足，《黄鹤楼》更是气象壮阔，“元气浑成”。尽管《黄鹤楼》的前四句连平仄都不合，颌联对仗也成问题，但通篇笔力雄健，为他人所罕见。再看其他人推出的七律压卷，无论是《登高》也好，《秋兴》八首、《诸将》五首也罢，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但基本上都是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七律为主，都在气势浩大、骨力遒劲的风格和范围之内。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些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至于沈佺期的《独不见》有此荣幸，恐怕与其独特的位置有关。姚鼐以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正说出了其中的地位与玄机。窃以为：《黄鹤楼》以健气为胜，《独不见》以圆润为胜，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如初唐七律第一。

由于盛唐诗气象博大，七律亦多雄浑伟丽，气势磅礴，未允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占了便宜，多有被选为第一者。但也有人为此抱不平，硬是从中唐诗人中发掘了二首七律压卷，这便是刘长卿的《献淮南节度使李相公》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沈德潜曾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傲之气不存。”但刘长卿这首《献淮南节度使李相公》实在是鹤立鸡群，明人周敬旗旗帜鲜明：“中唐第一首……通篇雄浑慷慨。”刘长卿七律多妙篇佳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等，雅

则雅矣，但都不及此律的“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健气凌云，通体浑成。翁方纲对刘禹锡的诗评价并不高，但对《西塞山怀古》一律，也不得不承认可谓是中唐的《黄鹤楼》、《咏怀古迹》、《秋兴》，与前人七律压卷并列。沈德潜谓此律“起手如黄鹤高举，见天地方圆。”金圣叹说它如“象王回身”，都是盛赞此诗的气象壮阔，雄浑浑成。难怪何焯叹道：“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诗，千载绝作也。”

至于晚唐七律，也出现了许多高手和名家，杜牧、温庭筠、许浑、韦庄、韩偓以外，李商隐尤为杰出，号为大家。《锦瑟》、《无题》诸律更是脍炙人口，历代传诵，却竟无一首入围压卷，未免使人不解。其实，这仍与七律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有关。平心而论，李商隐的七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锦瑟》、《无题》诸律熔杜甫、王维七律于一炉，自铸丽辞，感情真挚、音律和谐、色泽清雅，确有一唱三叹之妙，情、辞、意、味无一不佳，但其缠绵悱恻、清雅柔美之处却更接近于词，而与七律所要求的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相去甚远。所以名篇虽多，仍未有有幸被推。

也许今人未必完全认同历代所推崇的七律压卷，但这的确是一种评判和审美的结果。中国古代在对诗的长期研究和探讨中，的确形成了一整套的诗歌评价体系，而这正是目前新诗所缺少的。但愿今人经过努力与探讨，也能形成一整套针对中国新诗的评价体系。

# 天空的道路

傅菲

到瓢里山，已是傍晚，雪花铺在草坪上，一片银白。瓢里山，一个漂浮在水上的名字，一座开启着候鸟天堂的内湖小岛，它就像悬挂在鄱阳湖白沙洲上的一个巨大鸟巢。向导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胡茬细密，个儿小但结实，脸色因为酒的缘故而显得酡红。岛上没有酒店，向导把我送到他的一个叫鲢鱼的朋友家夜宿。向导说，鲢鱼以前在城里工作，现在靠养鱼为生，在岛上已经十多年了。鲢鱼的房子是用鹅卵石砌的，房顶用密密匝匝的芦苇盖实，屋后的小院通往一片开阔的鱼塘。

向导是个寡言的人，在去鲢鱼家的路上，还是给我们说了许多有关候鸟的故事。他把我当作观鸟的旅客。也许他是从我不断发出啊啊啊的感叹词，从我惊喜诧异的脸色，从我追踪候鸟飞翔的眼神，一一捕捉到的。只有初到小岛，初见候鸟群飞为生，在岛上已经十多年了。鲢鱼的房子是用鹅卵石砌的，房顶用密密匝匝的芦苇盖实，屋后的小院通往一片开阔的鱼塘。

向导是个寡言的人，在去鲢鱼家的路上，还是给我们说了许多有关候鸟的故事。他把我当作观鸟的旅客。也许他是从我不断发出啊啊啊的感叹词，从我惊喜诧异的脸色，从我追踪候鸟飞翔的眼神，一一捕捉到的。只有初到小岛，初见候鸟群飞为生，在岛上已经十多年了。鲢鱼的房子是用鹅卵石砌的，房顶用密密匝匝的芦苇盖实，屋后的小院通往一片开阔的鱼塘。

向导是个寡言的人，在去鲢鱼家的路上，还是给我们说了许多有关候鸟的故事。他把我当作观鸟的旅客。也许他是从我不断发出啊啊啊的感叹词，从我惊喜诧异的脸色，从我追踪候鸟飞翔的眼神，一一捕捉到的。只有初到小岛，初见候鸟群飞为生，在岛上已经十多年了。鲢鱼的房子是用鹅卵石砌的，房顶用密密匝匝的芦苇盖实，屋后的小院通往一片开阔的鱼塘。

向导是个寡言的人，在去鲢鱼家的路上，还是给我们说了许多有关候鸟的故事。他把我当作观鸟的旅客。也许他是从我不断发出啊啊啊的感叹词，从我惊喜诧异的脸色，从我追踪候鸟飞翔的眼神，一一捕捉到的。只有初到小岛，初见候鸟群飞为生，在岛上已经十多年了。鲢鱼的房子是用鹅卵石砌的，房顶用密密匝匝的芦苇盖实，屋后的小院通往一片开阔的鱼塘。

鸟叫声，鲢鱼说，那是鸬鹚了。鲢鱼提着鱼桶，往东房走去。我也跟着去。东房铺了一张床，床上有四只鸟，鸟的身上穿着旧衣服缝制的小袄，样子有点滑稽。鲢鱼说，这几只鸟都是受伤的，怕冷。他又说：“不同的鸟叫声不同，体形和颜色也不同。天鹅形状似鹅，呃呃呃地叫，像妇女练歌，体形较大，全身白色，上嘴分黄色和黑色两部分，脚和尾都短，脚黑色，有蹼。白鹭羽毛白色，啊啊啊，叫声里透露出一丝孤独，腿很长。鸬鹚长而直，羽毛灰色或白色或黑色。鹤头小颈长，叫声尖细，嗨嗨嗨，羽毛灰色或白色。”

这四只鸟，像四个失群离家的小孩，一看见鲢鱼，就像见了双亲，格外亲热——伸长脖子，张开细长的嘴，一阵欢叫。我辨认得出，这是三只鸬鹚和一只白鹤。我想，它们就是鲢鱼的客人吧。鲢鱼把小鱼一条条地送到客人的嘴里，脸上游弋着捉摸不定的微笑。他一边喂食一边抚摸这些客人的脖颈。鲢鱼说，这四只鸟已经养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了，但体质还没恢复，等过了雪季，阳春春暖，它们就可以回归自然，回到它们的另一个故乡。他的声调是散淡的，夹裹着幸福的忧伤。

这个夜晚注定是漫长的——不是因为雪夜的惆怅和荒野的孤寂，而是我看到了一个人生的长度，这个长度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组成的。我甚至想象不出，候鸟迁徙到西太平洋的时候，他是怎样生活的。他会不会一边割草养鱼，一边默念着时光，等待候鸟的来临？瓢里山的等待一年比一年荒老，这样的荒老是一种坚韧，也是一种信仰。我反复咀嚼鲢鱼说的一件小事：2000年冬，鲢鱼救护了一只丹顶鹤，养了两个多月，日夜看护，到迁徙时放飞了，第二年10月，这只丹顶鹤早早地来了，整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鲢鱼一看到它，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以后每年，它都在鲢鱼家度过一个肥美的冬季，而去年，它再也来不了，使鲢鱼失魂落魄，为此还喝闷酒醉过两次。

第二天早晨，太阳彤红地升起，浑圆，壮阔，映衬着无边的雪光，鸟群遮蔽了天空，鄱阳湖的涛声远远传来，依然令人惊悚。鸟声此起彼伏，像音乐的海洋。我想起泰戈尔老人的话：上岸之前，我们是陌生人；来到你的岸上，我是你的宾客；离开你的岸，我们是朋友。

那一只只鸟，就像一团团白色的火焰，在燃烧。天空布满了鸟的道路，大地上也一样。



# 从“观瀑采兰”到“绮霞兰”

李俏红

这几天，家中的下山兰又开始含苞，暗红的花苞带点青绿，按往常的经验，有个三五日定可以馨香扑鼻，满室皆芳。

我所在的兰溪，史上盛产兰花，因而“溪以兰名，邑以溪名”。兰花是兰溪的市花，虽然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兰溪人，但在兰溪呆得久了，反而对这片土地和这土地上生长着的兰花有了一份割舍不下的情感。

没到兰溪之前，听见这个名字，就想这是怎样一方美丽的土地，溪里流淌着兰花瓣儿一样的碧波，风里整日飘荡着兰草的香味……想这个温婉的小城，取了一个如此诗意的名字，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兰溪工作，于是便见到了现实版的“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的美景，愈觉其间风物无限。

他们的这种感情不知不觉间感染了我，更何况兰花确实是一种惹人喜爱的花。它的香气、叶姿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它超越于一般花草之上，在花卉中享有很高地位。

古人常常以兰传情、以兰铭志，以兰寄托自己的情怀。屈原佩兰，是以兰自喻，表现志行忠贞，坚定不移；徐渭、郑板桥写兰，是喜爱兰花的高洁，以此寄托自身的高尚情操。

正因为兰溪与兰花有着深厚的渊源，所以兰溪古代的咏兰诗也特别多。最早的咏兰诗是唐代高僧贯休写的《书陈处士壁》。贯休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有思傲尧日，发白肌肤红。妻子亦读书，种兰溪溪东。”从此诗中我们可以想见在唐代兰溪人已经有了种兰的习惯。贯休还在诗的自注中写道：“处士有《种兰篇》”据考《种兰篇》

小儿无意中的一句话，又引发了我的一些新想。

那句话是有关现在孩子们的学习的——前不久，是学校里刚考完了期中考试，儿子的数学又得了个高分，但有几道被老师打了“又”的错题，他却还是不能“释怀”，老在想着其中的“致误”的规律。那天到学校去看他，他又说到了这个事儿。我说，这算不算又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无论高分低分，分数好像已经与知识的对与错稍稍“游离”开了，不因高分而遮掩了“错”，也不因低分而看不到“对”。

小儿这时冒出了一句话：试卷上的“又”与知识上的“错”，其实不是一回事。那个“又”是与分数挂钩的，无论如何总让人不舒服；而那个“错”里面，却是包含着大大的学问，“错”是“对”之母，“错”是“对”站上去的肩膀，只要用心琢磨进去了，你会真心实意地“拥抱”这个错。又与错，本质上是不同的。

李 荣

这个话，当时听着很新鲜，却还没来得及细细地想。回到家，静下心来，想想实在有道理。这不仅关乎孩子学业上分数与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数字化”的社会里，各行各业、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一切有灵气的生动的东西，都在转化为“分数”，成为一张张表格和数字，都有这个“又与错”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我们现在十分推崇的“职业化”又颇有点几“一脉相通”。

如今，在行业中，在职场上，职业化好像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用语和方向，职员要有职业精神，入职要有职业手册，岗位要有职业规范，绩效要有职业化考核。“你这个行当、你这个企业，根本没有走上职业化的道路”，那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负面评语，基本就是“尚处于落后粗放状态”的意思，是不够格、不合格。自从现代经济和社会运作出现越来越多的“流水线”式的标准化管理模式之后，这种职业化的要求成了“必需的配套”，必不可少。

西方“流水线式”的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西方思想界对其的反思，可谓“如影随形”，始终伴随。在其发展的初始起源之时，就有敏感的思想家看出其扭曲人性的地方。至于后世这种发展方式完全展开、趋于烂熟之后，其生产与社会效率的极大提高当然是给人类历史开了新生命，但其对人性的异化程度却也是“一程深似一程”，正在大大削磨人的天然灵动的那一份灵性。各种人——公务员也好、教师也好、工程师也好、企业家也好、投资者也好，简而言之，都在为年底的那一张满是“数字”的绩效考核而努力，为“数字”而高兴，为“数字”而发愁，一颦一笑、一运思、一提笔，都在为经济和社会各种各样“流水线”上有形无形的“职业化条文”和数字而服务。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就像企业流水线上的

操作工人一样，他完成一样制品，头也不抬、眼也不眨，就把它往自己的身后一放，对它根本没有兴趣、没有热爱、没有感情。以前的手工艺人，精心雕琢出一样工艺品，那是要拿在自己的手里，左看右看，不知要自我欣赏多长的时间呢。所谓没有工匠精神，差别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过度的职业化，往往会缺乏给人活力与灵气的“温暖的内心”，就像小说说的试卷上的那个“又”，直接关联的是冰冷、严酷的“扣五分”或者“扣十分”，而与学科之道、学科之美，相去很远。只有从分数的“又”里摆脱出来，钻进知识的“错”里去发现学问的“美”，那才是教育本质之回归。这和新工业革命对“手艺人自我欣赏式端详”的重视，大概是一个道理吧。

念秋水  
(版画)  
周冬华



花妍不浮华，常绿斗严寒，含笑度盛夏。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张学良在台北定居后，晚上入睡前一一定要赵四小姐把兰花搬到他床前来，让淡淡的兰香伴他入眠。

十多年前，兰溪举行兰花村开园仪式时，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曾委托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先生向兰溪赠送了两盆张学良手植的名贵兰花，我有幸对黄秀球先生作了一个访谈，并在兰展上看到了这两盆花。同时看到的名贵兰花还有“元吉梅”和“余蝴蝶”。“元吉梅”是1916年浙江兰溪人陈元吉选育，后归杭州九峰阁，20世纪30年代流入日本。“元吉梅”是“汪字”兰花的代表，一字扁，刘海舌，是难得一见的春兰名品。“余蝴蝶”原产于兰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山农余氏采集于山，后被日本人收走后，在日本开花，取名“余蝴蝶”。“余蝴蝶”叶片可达七八片以上，而且每朵花均不相同，是兰花中的多瓣奇种。这两种名兰，虽原产兰溪，但后来均流失于外。此次开园仪式上，离“家”半个多世纪的外花游子“重回故里，让兰溪兰界格外欣喜。黄秀球先生不仅亲笔题写了“中国兰花之乡浙江兰溪”几个字，还赞誉兰花是兰溪的文化符号。

几年前，一位爱兰者在兰溪洞源村的后山上发现了一株奇兰，花色美观，幽香袭人，气质高雅，便命名为“绮霞兰”，以纪念赵四小姐。位于洞源村的绮霞园是赵四小姐的故居，我每次去，一年四季，故居阴凉的天井里，总会摆放着几盘带着幽香味的兰花。

话说，明末清初兰溪县衙门和邑大门额上就书有“观瀑采兰”四个大字，极其遒劲。县府衙门上不挂“正大光明”“明镜高悬”之类，反挂文质彬彬的“观瀑采兰”四字，想想那意境，就让人陶醉。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